桐溪集八

續三

5563.8
8241
v.8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桐溪先生續集卷之三

附錄

遣敎 正宗朝己未

傳曰朝詣冽泉門外行禮仍審 敬奉閣新址雖是謄鏤之本 皇朝誥勑藏于 皇壇之傍絳雲靑簡若接昔日皇華之盛周旋登降當作何懷自洪武二十五年煌煌 誥勑輝映海山四牡交馳視同內服惟我 列祖是承是述拱護如彝器尊閣如大訓逮至南城之 駐蹕也忠貞公尹集文簡公鄭蘊言於 行在曰彼若求 皇朝誥印以義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東186938

爭之彼必見諒 聖朝奬之而時危事窘難以義
爭太王珠玉不得全有於去邠之時則此志士仁
人所以撫膺長嘷至於抆血而不知止者也適當
是閣之移建想古人爲國先事之憂尤切曠感李
提督三學士兩大臣祀孫之參班昨既有命文簡
後孫豈可獨漏乎使之一體參班騎貧百年久闕
官享豈非欠典文簡公鄭蘊奉祀孫內贍奉事鄭
軾特除守令書下七言絶句一首書揭忠貞文簡
兩忠家廟用示予寤寐不忘之意

日長山色碧嵯峨鍾得乾坤正氣多北去南來同一義精金堅石不曾磨

賜祭文

國王遣臣右承旨李基讓諭祭于贈左贊成文簡公鄭蘊之靈大冶鎔鐵鍾得陽剛發硎而稜義鍔仁鋩淬之礱之于彼月川平生一片伴玉隨身攜持報君不孀不鈍居然帝秦國無寸刃琅函曉徹金价胥遁徒步踰梁足脚繭皸圍城風雨百隷勔勸疇唱和議屈膝劚帳雖經不殊大老同德手我鞭琫仰天痛哭未斧賊吭寧刃我腹有血濡縷片片

腔赤紅帕芝箭王使人覘褱劄蹈顉 皇授之璽睠懷其里壘巘高揷飮食薇秫星曆花葉自泣金墉大抵鐵漢名重九鼎志勵百鍊羊舌干紀奚玷皓璧卿忠爲鐔必先神極爰改嗣胄繄舊簪纓壘綬銅章喬木重榮嬰鋒之操握刃之節斗牛精芒千古不滅

玉堂劄略 乙酉三月日

伏以人君爲國之道非一端而其要只在於明好惡審擧措好惡得其正則衆情咸服擧措當於理則人心胥悅雖在太平無事之日猶不可忽焉況

國家遭罹厄會事變百出其所以崇奬節義率厲
羣下之道可不汲汲孜孜爲今日當務之先乎丙
子禍亂前史所無一時權宜之策雖出於不得已
而萬古守常之論固不當泯滅也其時一城之人
孰無同死之心而慷慨激烈終始不撓者獨金尚
憲鄭蘊二臣而已伯夷叩馬之諫何損於周武之
聖德而人心不淑薄俗善媢鼓唱異論中以奇法
倘非 聖明在上曲加恕察則其何能得免於重
典乎世道至此良可寒心鄭蘊終身退伏没於田
廬而未有別賻之儀褒贈之舉固是 聖朝之欠

事而尚憲又不幸遭意外之變拘囚六年艱苦萬
狀而抗節不屈彼亦起敬雖蘇武之北海洪皓之
冷山無以過此書諸史冊豈但有辭於後世亦可
見我 朝列聖培養之澤及我 聖上象賢之盛
德也有臣如此亦足以暴於天下矣生還故國實
出天幸而尺疏緘辭竟阻 恩批因政院之啓
反下未安之 教此豈朝臣之所望於 殿下者
哉且鄭蘊立節昏朝綱常是賴不宜死而湮滅終
無易名之典伏願 殿下廓開河海之量昭揭日
月之明待遇之 恩均霑存沒死者 贈之以謚

生者待之以禮議下太常以賁泉塗 特降 召
命開示誠心則溫言一頒於下而令名終歸於上
遠近瞻聆莫不感動卽古人所謂單之善亦王之
善而砥礪風化扶持名教未必不由於是也
正言河溍疏略 壬午
鄭蘊忠直在古猶罕從 君急難益著忠憤雖退
而在家炯炯寸心至死愈篤而齎志入地之後
恩賻無聞此何以爲人臣之勸戒乎
又
抑臣之所欲陳者有一焉當南漢受圍之日揚鑣

邑〻駕凡幾許人而奮義懷忠誓不俱生一二臣
外他夏寥寥苟非素性純剛臨大節而不可奪者
安肯挺然特立確所守於　朝廷震盪之際乎故
參判臣鄭蘊其平生直節載於　國乘播在人口
不必一一覼縷自丁丑南歸之後慷慨時事日夜
流涕結茅山中杜門謝客寒不就溫房食不近甘
味憂憤成疾含痛而死若使　國家無褒忠奬節
之典則已如有之到今恤賻　恩贈之無聞豈非
昭代之一欠事乎伏願　殿下崇表鄭蘊顯加隆
典焉

筵臣 啓辭 甲戌

領府事金德遠所 啓故參判臣鄭蘊忠直之節卓越前古照人耳目 朝家旣已 贈爵賜諡而扈從之時職是亞卿則正卿之秩當爲生前賞資而反以此加之於身後似有慊於旌美之典至於文簡之諡考其行迹亦不允洽今若加 贈改諡以盡追奬之實則似有光於崇節義樹風聲之道近來亦多有改諡之擧故敢此仰 達

上曰大臣所達誠是令該曹 稟處

禮曹覆 啓

鄭蘊之誠忠直節只 贈正卿誠有慊於崇節義之道謚不稱行亦非所以節惠易名之意似當依大臣所達加 贈改謚而 贈謚重典自該曹不敢擅便 上裁何如

傳曰依爲之

慶尚道儒生疏 生員朴焞等

伏以易名之典出於 朝廷固非臣等之所敢請也而如或 朝家之殊恩令典有所未遑多士失望則安敢避瀆擾之誅而不爲號籲於 聖明之下也哉臣等伏見故參判臣鄭蘊孝悌至行素著

家庭精忠大節可質天日遺風未遠播在耳目不
待臣等一二陳達而 聖明固已洞悉頃在昏朝
之時首扶綱常不避鈇鉞十年海島一節愈堅及
至 仁祖大王更化之初蒙被不世之知遇由是
感激知無不言 仁祖大王每加眷遇 寵渥彌
隆至於臨亂之日奬諭尤盛無非所以培養忠直
之氣以爲千萬世士夫激勸之地鄭蘊遭遇之榮
亦可謂曠世罕有也臣等謹按歷代議論有關風
教於式儒林則無論班資之崇卑必施褒奬之盛
典者班班可攷也鄭蘊以 先朝舊臣位至亞卿

則　贈以崇秩加以美諡以彰　國家崇德象賢
之意者豈非公議之所在而士林之所望乎今者
追　贈之職只循原從之例而特異之　命獨未
遑及多士之心猶未免有所慊焉臣等伏聞頃者
該司議諡以進而　聖明有姑徐之　教噫姑者
有待之謂也　聖明初既許之該司繼又議之宜
無所待而　聖明猶且云云爾者豈欲觀多士之
心必有待於今日耶臣等非不知瀆犯　天威難
免僭越之罪而公論所激不容自已伏願　聖明
亟下成命　特施褒旌之典　國家幸甚斯文幸

甚

廣州儒生疏 庚辰

伏以曩在戊辰之春 殿下駐蹕于南漢患丙丁覆隍之禍而感慨倍切念當日死節之臣而愍惻采深 特命本府留守建設一祠於城内 享以故學士洪翼漢尹集吳達濟等仍 賜額曰顯節每歲春秋官備俎豆而祭之嗚呼我 殿下褒忠獎節之典至是而蔑以加矣瞻聆所及莫不欽仰况臣等居在是鄉親見盛舉其感歎欣幸之心尤復如何哉第臣等於此猶有所歎惜於中者有不

可終始泯默自阻於 四聰之下玆敢冒昧陳請
冀 聖上之採納焉夫三臣者之所成就固卓卓
乎無以議爲若其奮胡銓却師之志勵魯連蹈海
之節扶綱常於旣墜免吾民於左袵者先正臣文
正公金尚憲文簡公鄭蘊卽其人也其德業忠節
昭在人耳目 殿下亦嘗備悉而屢垂嘉歎則臣
等固不必一二條陳矣惟其孤城受圍賊勢充斥
辱甚捿椒禍急沉竈而忘身奮義獨斥和議絶吭
剚腹誓不苟活其終不得死也盖天也及至於無
可奈何則乃又投疏 駕前辭意激烈其尊周之

義愛君之悃眞可以炳日星而質神明有辭於天下後世環東土數千里之人能不至於淪胥爲夷者是誰之賜也噫南漢之祠不設則已苟設之則其何舍此二老而乃於尸祝三臣之日獨闕而不舉焉豈諸臣無以此仰達於 天聽而 殿下亦偶未之思耶臣等竊恐忠臣志士之恨至此而尤無窮已也顧今顯節祠地高面陰且甚狹窄每當享祀則不無苟艱之弊年未屢易而已有傾圮之憂必須趂速移建方可爲永久之圖如蒙 聖上特命有司亟令擇地移建且以金鄭兩先正一體

並 享則 朝家盛典益無所欠缺而多士尊慕之誠亦庶乎其少伸矣伏乞 聖明下臣等此疏于該曹使之劃卽施行焉

附金溪巖坽答先生書

春間辱賜手帖莊誦寶玩景慕之懷得以少抒而路遠便絶駸駸乎已迫歲暮矣伏惟凝迈 榮侍怡愉燕處淸迪區區無任賀祝之至賤病一向沉痼羸頓牀席手足不遂元氣極憊如是而藥餌蘇痊十無二三也悶鬱何以仰喩久病銷鑠無復有爲至於光明正大之地位瞻仰歎服之誠恍未嘗

須臾有間焉方寸烱烱寧可涯限未知何由獲忝侍坐之列藉薰提誨之益乎西望懸懸歎仰罙切

朴无悶堂細上先生書

年前秋暮叨侍杖屨從遊數日鐫誨實多斯盖千載一時也感幸于中迨不能忘卽此新元伏惟萬福俱新區區欣賀非外由中細癡拙不去舊我今吾而唇上霜毛太半更新遂成枯落悲歎何及常擬受教門下庶幾得聞君子之論而摧頹慵懶之甚自不近春風之座暴棄孰甚焉惟願哀矜而姑且教之便惠德音因下頂門上一鍼誠所望也暮

春者當一晉拜謁伏計姑此候狀

宋司諫挺濂答先生書

頃拜高軒叨承款誨感極銘骨矧伏蒙還賜書眷遇益隆有以見先生位愈高而心愈下德彌盛而禮彌恭尤不勝惶恐區區無任之至侍生 侍側依昔知荷盛念而下教中工事未能硬着以副此萬一之教自不勝慨赧之至大凡上帝付畀之重不徒在於誦章句取靑紫而已顧諟惕然固不可須臾離也而中道自畫功夫易間斷義理難追尋此實學者之病也竊伏想先生純剛正直之氣何莫

非道學上見得分明而適當昏朝蔑倫之時亢疏
天門言甚切直使我東方倫紀斁而復明何幸
聖明新政之初特蒙眷遇 恩命稠疊此於先生
得之不足爲加損而獨區區欲一賀者非直爲多
士一時之望亦足爲邦家萬世之光也已家嚴出
他闕候伏恨伏恨

許燉上先生書

積歲曠候一拜無緣恒切星斗之仰何幸特霈
天恩按節南臨七十州大小蒼生擧皆歡欣鼓舞
如赤子之見慈母枯木之遇陽春則于嶺有光實

非偶然而有關於　國家之休戚矣日昨拜昌詩
氏聞伏審　氣候萬福區區喜慰曷可勝達燉琁
伏竊廬親又老病學不加進昏惰日甚趑赳趦候
於崇陰之下實出緇衣誠薄悚恨悚恨第　文敬
公寒暄金先生建院事擧措至重且大不可容易
經始伏念令公尊賢衛道之誠有以負士林之倚
重則必自知審處而蓋崇山僻在士論多歧頃於
海寺之會又以初六巡到之日有齊許之議顧令
公相時量宜以副多士之望幸甚忘僭先容伏增
惶恐

神道碑銘

桐溪鄭公旣卒之葬而喪之卒若而年嗣子前縣監昌詩自安陰西走六百里至洪陽海上手家狀一卷授漢陽趙絅泣而言曰先人之墓木拱矣不肖蚤夜以思斤斤自祗力治牲繫石敢以不朽屬執事惟執事賜之銘絅禮辭曰惡不佞惡敢當子之先君子于癸丑抗疏于丁丑蹈烈赫赫照人耳目况修齊之學樹惇而文者爲之本哉將太史氏書諸筴不一書序庠塾俎豆之矣傖父語惡敢恩其間子其愼哉昌詩又作而泣曰不肖之爲先人

道惟在於是世且知吾先人之深疇出執事外而
文之於是愴然不敢復辭遂盥而按狀公諱蘊字
輝遠姓鄭氏其家卽安陰之嶧陽里仍自號桐溪
其先系出草溪自高麗侍中倍傑顯倍傑之后四
世至習仁官左散騎常侍以方正名李文靖穡爲
之傳是生悛文學爲一時最世稱八溪先生者官
卒寶文閣提學提學生齊安生貞生貴生從雅牧
使牧使生玉堅別提　贈司憲府執義執義生
贈承政院左承旨諱淑承旨生　贈吏曹參判諱
惟明進士公之考也以公貴推恩三代參判師事

林葛川薰盡其學同進門人皆出其下今 上朝以孝行旌其閭聘將仕郎晉州姜謹友之女兒翼優於儒行夫人有乃兄風隆慶己巳生公于嶧陽里第公生而頭角嶄然異凡兒甞騎竹戲嬉曰小谷生大人里中父老咸奇之始公入學也口訥倍文後同隊然伏習忍苦有人十己千之志故卒輒變爲敏文理驟進未冠輒成大材聲稱籍甚葛川素有水鑑一見公輒期以致遠公雖少器宇峻整制行方嚴寡言自可惟讀書是勤從遊之士皆敬畏之矣十九鄉解高等參判公屬夫人曰此兒必

大顯子享其榮恨吾不及見丙申參判公疾革公雀立露禱絶而復蘇者累時倭寇蜂屯南徼公奉母夫人避之嶺湖間流離顚沛之謂何而猶經而行行乞於道時母夫人食飲節無匱萬曆乙巳嶺南請五賢從祀封疏多士推公入京 宣廟嘉之爲設庭試公居第二名京師人口相傳其文籍籍丙午成進士庚戌登別試第三人明年自成均館拜春坊說書俄陞司書旋除司諫院正言是年昌德宮成光海居未幾惑妖滛瞽史說便欲還貞陵宮公獨啓爭之強光海震怒卽令補鏡城判官公

之去京也一松沈相送而執手曰公得言矣國將
如何公之任事主將臨吏民各以其道是歲北路
侵鏡尤菜色賴公荒政獲蘇醒至甲寅對吏鏡人
走人起居曰於我有德壬子光海策戊申上疏人
功公與焉以掌樂僉正徵還公辭以無功甚力李
爾瞻等慍曰鄭某之辭此勳爲國之不久耶於是
公知無奈何悶默而退癸丑夏無賴賊徐羊甲等
被執遂誣引延興府院君金悌男謀擁立永昌大
君於是甘心　慈殿者煽而媒孽公卿大臣頗知
其誣而噤不敢吐一言公一日見爾瞻責之曰八

歲童子安知逆謀聞　慈殿廢尚食柎大君曰汝死吾亦死如有不諱誰當其咎爾瞻勃然厲聲曰籍幷　大妃而廢之誰曰不可公卽望望而去爾瞻嗛之次骨五月公被劾還鄉家與鄭仁弘居近且有舊抵書極言請罪八歲童子擧朝忍人也且望仁弘出手救仁弘不能用冬除侍講院弼善與時議大不適謁告遞當道者至目以逆黨甲寅二月大君死於圍籬中江都留守鄭沆盖附朝議殺之也公以副司直上封事凡千有百言其略曰殿下遭人倫之變欲盡處變之道終未免假手於麁

悍武夫其爲聖德累不旣大乎殺凡人無辜猶且罔赦況殺吾君同氣之親乎臣以爲不斬鄭沆殿下無面目立於 先王廟庭也 大妃雖不慈於殿下殿下安得不盡孝於 大妃願自今斥絕讒邪交搆之路殿下亦宜恭爲子職無廢問安視膳之禮務得 大妃歡心猶足以掩前失而明新化矣頃者臺官鄭造尹訒丁好寬等首發廢 妃殺弟之議爲人臣子而是可忍耶殿下如欲存母子之恩亟取三人者投諸四裔不與同中國然後讒說者不得作而三綱五常昭揭於宇宙矣疏入光

海大憑震電切責政院勘罷捧疏承旨於是三司並論以削奪絶島安置光海猶怒其罰輕誚責三司峻於是直請拿鞫公就獄禁府例請議諸大臣斷讞右議政鄭昌衍原任李元翼獻議曰鄭某誠狂妄不知忌諱夫豈有無君不道心願從寬典沈相喜壽之議亦然光海答李完平曰鄭某之疏字字陰兇非無君不道而何是時三司館學鵲起以無將法不兵逆等語將疏相銜舁之轂中不足喻其危也六月光海親鞫招詰下獄秋再招仍命安置大靜公在圍者凡五閱月初就獄時有一老嫗

當路祝曰天乎天乎願使賢人毋死於獄獄卒亦相誡加敬鄭沆亦送人言曰沆服公義招絕不及公丁好寬見公疏亦曰吾不免千古罪人遂日飲病死及先生出獄都人聚觀街巷咸羣車爲柅咸咨嗟涕洟喜公生而悲公謫也當是時兒童走卒無不誦公名婦孺至繙公疏家傳誦之公到海南湖南儒生宋興周等上疏極言公忠愛正言吳長李彥英姜大遂亦坐言公事或竄或黜公居大靜栫棘中不見天日者十年安之若命唯作白雲詞以寓思親意癸亥今 上反正拔擢晉朝時直道

見逐者則公其首也始以獻納徵離濟未數日陞司諫將命之吏相望於途自是年除歲遷以至衣緋帶金於諫院爲獻納司諫者一大司諫者七於憲府爲大司憲者四四爲副提學三爲都承旨吏曹則參議而參判者三其他禮兵刑三曹參判漢城左尹慶尚監司南原府使或以 特恩或以便養或用扈從勞也然公以大夫人甚老故未嘗居一職數月淹天啓甲子平安兵使适反 上南幸公以吏曹參議從丁卯正月西聳 上幸江都昭顯世子分朝下湖南公方家居聞變即日發奔問

行遇朝士於途言虜騎方横雖行必不達 行在
公胤子亦固請赴分朝公叱曰觀望就便非臣子
義時大夫士在散者率皆便道趍全直赴江都惟
公一人舉朝贊歎若楚人之見葉公人心亦以坐
牢於是公上疏首言和議之非及弘立之辜末論
敵與我國形勢無非實事求是 上雅重公以直
節禮待公異於羣臣朝之士流亦皆靡然慕用公
矣間有堅忮者則不能無也而公則夷然不屑也
益厲舊操棘棘亢亢事無難易遇則必爭人所憚
爲勇進不避其爲司諫也光海世子跳出事起公

連柱三司按律論爲大司諫也仁城君出逆招合
司請罪公力主全恩與副提學洪瑞鳳爭論於
上前瑞鳳語侵公公凝然不顧愈執不阿　上頷
之曰大司諫之言是也公始拜都承旨也其年爲
丙寅　上方遭仁獻王后喪公上疏言違古禮爲
私親斷行三年喪不宜　上嘉納之庚午春　太
廟松震公因求言中刑獄失中者反復累百言請
宥公族之坐遷者老弱兩司劾以庇逆論累日只
遞職癸酉有誣告獄公以大司憲論之誣者坐逮
者釋又論大君於時詘營室勞民　上卽命停拜

同知 經筵也上疏乞修父墳 上特給傳且令
本道備物禮登是年秋大明殿震公在鄉應 旨
極言人主大本上意專先格君心也有藥石書紳
之批明年又拜憲長未及謝移知申蓋時典禮垂
定朝廷慮公當言責則必爭故爾入政院即疏備
證經史皆議禮諸儒所未嘗言者物論韙之乙亥
夏 穆裕兩陵有雷雨烖 上遣大臣奉審所奏
與衆議之異公上封事質言不避又劾禮官舉
祔廟禮於兩陵烖日罪在罔上聞者吐舌秋又有
震風變公獻言風拔 社樹廟木此何等天警也

殿下空反躬兢惕召還被譴大臣盡釋言事之
臣庶幾哉應天以實又曰外人譁言禁苑鑿池方
舟盤樂之漸頗蠱 上心審若此大風不足言哉
也願 殿下戒之又曰書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風
好雨民之失所於今甚震風狂雨迫類之應乎願
殿下賜被裁地今年租以示優恤焉居無何以
特進官入 侍請老甚懇 上溫諭曰如卿忠直
豈空去朝右今鄭經世已死張顯光甚老卿豈可
又去仍問卿會見風裁之酷如此否對曰臣未之
見也人皆言辛卯有風裁壬辰亂作冬以副提學

侍講公進曰古人於詩不必引章句以義喩之者
多至講有女同車曰有女同車乃男女相悅之至
古語曰賢賢易色以好色之心移於好賢則好賢
誠矣至籜兮章曰木枯將落有風吹之則其落也
易國將亾又有政事之不善豈非促之亾乎其他
章皆有引喩深得箴諫之義　上稱善再三講畢
公又進曰時事甚可慮也事若急　至尊避之何
處惟以同死　社稷爲心然後國可保矣丙子二
月敵使怒逸朝野方洶公在玉堂上劄條論凡三
一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武不足當之李綱之言

也殿下猶行素膳徒効兒女子事其可謂興衰
撥亂之英乎時　仁烈王后新陟山陵才畢公深
爲　聖躬慮故云然二曰伏節死義之士求之於
犯顔中不易之論也典禮時言事之臣庸非犯顔
者乎如此等輩宜急甄叙三曰畜衛門軍官及訓
鍊炮鎩正爲緩急用抽精銳當敵不可逞也於義
州設效死科亦壯軍聲之一助言皆中端而時議
以爲迂不能用是歲十二月敵敗盟入寇不數日
穿黃鳳綴松京報急如羽　大駕避之廣之南漢
城公以吏曹參判從焉圍中上劄者四大要以君

臣父子背城借一死執不撓大拂廟議二十四日公聞敵求斥和臣請以身先之是日夜半亂兵露刃詣行殿外請斥和臣於是廟堂列書十人姓名將縛送敵營有言于 上者曰斥和諸臣皆一時民望如後世議何 上惕然卽命止之丁丑正月二十七日當事者持書往敵營書辭秘世莫得以聞公憤曰主辱至此臣敢愛死晨起痛哭正其衾枕而卧拔佩刀剸其腹侍者開衾視之則刃沒腹矣驚號而拔刃鮮血迸出氣咯咯絕者良久朝紳相識者咸來救 上聞而斯惻遣內醫救藥殊而

回生又下　教令廣州牧專意供醫藥其時御醫之視公創者曰後成血癰難救公之沒也果然公旣病不能從　駕出乃上劄以辭其辭一出義理不雜利害皆留中二月公卧稪輿而南不處其家曰吾不死於南漢以答國恩何面目自安妻子之奉遂入德裕山之南麓某里谷結茅舍易秫田以度朝夕辛巳六月二十一日己丑卒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嗚呼公有百尺亭亭之直有秋霜皎日萬古常鮮之節前之癸丑羣奸內嬰竊大阿而舉文網阨公于保宮服囚服闒木索半載于幾

竟投之風魚瘴毒之聚其死九而生堇一也然不
能奪公之直也後之丙子浴鑊之騎數十萬圍薄
孤城之下八路勤王師或刎或遁外無蟻子之待
亡論文吏介胄震怖悼慄相率而入乞憐中然亦
不能撓公之節也之直之節其養有根其出有源
夫子所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者非耶
孟軻氏所言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大丈夫者
非耶然以一直臣概公以一節士題公是淺之爲
丈夫哉公之學耳目濡染於家庭者旣不淺及其
弱冠徧遊趙月川鄭寒岡之門聞退陶李先生之

緖悅而淑之者亦多然其踐履篤實之功則皆自
於自得平生以直方大三字爲一身之符警惕于
本源則本之心經浸灌乎義理則本之洛建諸老
書於性理大全着力最早夜深而寢雞鳴而寤盥
櫛定省之外無毫髮念走外對案危坐終日不跛
不倚嘗論先輩人品之不同曰人性有二剛與柔
爾剛屬陽柔屬陰與其不得剛柔之正寧失於剛
故易貴乎陽剛君子又曰學者當以心小膽大爲
一身立脚地涑水氏平生无不可對人言者以膽
大也故公后日受用處多是一節云公爲人光明

倰躂表襮如一與人恂恂愷悌不爲牙角不爲畦畛不爲嶄截矯激全有堯舜與人同底意思至其立朝廷爭是非蹇蹇諤諤屹如喬嶽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且所雅言惟在孝悌忠信中奧理微言不肎輕說由是世之見公者皆不知篤實眞儒也元朝自警箴若求中說若德辨錄卽公中晩後所著也於是可見公一身之德見道之明且確也居濟十年經史百家伊吾不輟至焚膏繼晷大易則日誦一卦於文章最喜孟韓晩好歐陽凡爲文辭渙若不思頃刻就數千言理勝辭達割裂點綴者不

敢窺其際孝友天植也年十歲侍參判公于廬所執奠拜獻一如成人又絶肉以終再朞一如參判公母夫人勸之肉不可參判公於終身之喪雖隆寒必沐浴澡潔公則以兒子不敢同長者浴湯浴氷井遂媒疾塊結腹下爲平生患亦不使父母知母夫人素患泄積有年公必嘗泄以驗衘歇及歿之年又泄公嘗而泣曰味與疇昔異竟不起是時公年六十二廬墓下終三年菜之美者亦不近口衰絰未嘗暫釋朝夕拜墓不以風雨寒暑或廢服闋亦無澒門之毁人以爲夫夫也雖神明所扶禀

賦之道固異夫人云事伯兄啬其季能敬而友與
之連案飮食無虛日蒼顔白髮日相對怡怡和樂
之色可掬盖公之道孝之盡故移於忠忠之盡故
節義乃著然節義卽變之遭也先生之受知於
仁廟可謂不世事而誰使尼之其道終不能大行
於世終値危難只以義烈鳴於乎天哉今 上三
年壬辰 贈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
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 世
子左賓客丁酉 賜謚文簡公夫人尹氏坡平著
姓忠義衛某之女性貞毅淑明御婢使治家第皆

有法當公之謫濟也宅不剪而業不鏟資三子遊
來海外以時賢可知也與公同年生先公一年卒
辛巳葬于居昌治北主谷同先生窆辛卯遷寢合
葬卽居昌龍山先妣墓前午向原丈夫子三人長
曰昌詩仕爲水曺正郎出爲縣監者四俱有治績
曰昌訓昌謨咸有才行不幸相繼早歿側室子曰
昌謹司果正郎娶忠義衛李希雍女生一男一女
男岐壽方爲省峴察訪女適崔瑞翁昌訓前娶柳
承貞女生一女二男女李薇男岐憲岐章後娶愼
謚女生一男幼昌謨娶大君師傅朴玒彌女生一

男二女男岐𣲘女長適曹夏賢蚤歿次適尹亨龜昌謹娶都事李舒庶女生四女幼察訪娶牧使羅緯素女生四女一男長適姜徵萬餘幼岐𣲘娶掌令許穆女生三男不佞少先生十七歲以丈人行視先生先生則不以先後輩致異踵相接出入函列者十有餘年覿德而心醉固不淺淺矣而至其勇進退立大節處瞠若乎後其敢曰知先生乎昔不佞訪先生于某里編茅矮屋土圳脫粟問先生良苦則猶然一笑而已不佞其敢曰知先生乎遂爲之銘銘曰中州清淑迤東蔚德裕龍門瀜而結

鍾生偉人地靈匹逆當幽國作玉雪吉網如茶不
含嵗載遷之静醨羞啜蛟蛇與對典墳闒茸相德
慧光誰𡾊　聖舊斆倫公舩綫騫于臺閣桂愈辣
濮議一起衆喙吃據禮酓酓龍喉屹當官而行安
柔舌靡事不爭汲猶劣靡闕不補甫可埒介然無
徒肝鑄鐵天獨下耳咨如渴其所覩畫本稷禼于
丙子春亦獻說顓筴指掌可輓鯢孰謂儒迂桑土
撤衾何乎天隟難窒羈勒以從戈之子胥攻不試
鯨噴渤滿城嗷嗷靖康轍主辱臣死古爲烈吾刃
吾礪腹一抉絶而復甦丹迸血　上憫其忠藥醫

挈　列聖培養氣孰涅然公抱貞奚一節澡身洛
派汲毋竭直內方外百年設序庠芬苾栢板揭千
秋蛾子仰嵋嵲我銘示後媲前哲正憲大夫知中
樞府事趙絅謹撰

其里遺墟碑　權以鎮

夫人有秉彝不能不慕義義有大小事有高低則
其慕之感之亦有淺深緩急若桐溪先生義烈蓋
宇宙其里者所處義之地也後之人因跡興感則
仰先生之大義油然興起其尊華賤夷忠國愛君
之心固有泫然泣下裂眦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

者是地之有益於彝倫豈偶然哉然則是豈可不識也先生在山城自刃而不殊輿歸古里卽入其里溴山人不迹之地盖以死自處也不食出税之土不看標號之書飢餓枯槁至死靡悔天下噩矣無一處不腥膻而獨此一區堯舜之日月長新中國之禮義猶在一草一木與被其昭回而至今有烱光焉嗚呼盛哉先生學於家庭早用力於誠敬之工義利之分以易之直方大爲三字符養之熟故知之的守之確故行之果其趨義之勇若轉石萬仞之壑而不可止也其見事之明若燭照數計

而無所遺也癸丑之臺疏丁卯江都丙子玉堂之
劄非特明義之直言寔謀國之至計也使其言行
於癸丑則雖以光海之昏必不至亾身施於丁卯
丙子則狒狸之暴亦安能飮馬於漢水嗚呼惜哉
先生在海栫時有誓心終不左袵生之句其尊周
之義下泉之思萬折必東不以其身之困厄且死
而有所撓奪也况丙子間事耶事豫定者行不疚
則臨大節犯大難不惑不懼行之沛然而處之甚
安豈與倉卒慷慨事久或怠者同日語哉嗚呼烈
哉人之所以參爲三才者以家而有父子兄弟也

國而有君臣華夷也先生一出而使一國之父子兄弟定再出而使天下之君臣華夷定可謂與天地參而與日月爭光矣先生旣入朞里草舍土床命以鳩巢手崇禎一曆紫陽集若干卷又嘗蒐洛閩餘言爲續近思錄亦未卒業先生歿而門下諸生建堂於鳩巢之址以奉遺物杖一案一鳩巢記手草崇禎曆在案上曆面有手題一絕又弊篋一紫陽集在其中傍爲齋舍以處諸生守之以僧崇禎七十七年甲申齋舍火燹杖案遺物殆盡明年改搆書齋於僧義巖之石泉庵址又明年建堂於

鳩巢遺址以鳩巢記及山居吟咏數篇揭板楣面詩則摹本爲簇丁亥三月倣滄洲精舍儀設神座用席行酌獻禮用春秋每季上丁行事追慕之義崇報之禮長第畢舉而因謀所以久示後世將竪一石以禱前巖爲趺先生之曾孫重元氏以諸友之意命以鎭爲文欲以入石以鎭僅識字今何幸預聞斯事嗚呼亦榮矣謹以平生仰止之意序次如左

朞里遺事記

曾孫重元

減陰古縣北朞里洞乃吾曾祖桐溪先生 崇禎

丁丑後遯世之所也門下諸公嘗於遺址營小堂
奉杖几及　崇禎舊曆置書齋其下不幸前年春
遭鬱攸之災重元叨與斯文末議將謀重修竊自
愴然曰昔者堂中手澤遺物舉入灰燼而今而後
復何所依像焉旣又翻然自解曰天地間有正氣
亘萬古長在而不滅當　崇禎末吾先祖以是氣
托其里文山所謂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
實係命道義爲之根者非耶古語曰書焚氣不焚
吾亦曰堂雖焚氣不焚因其址復其堂以求是氣
之所托而倣滄洲精舍儀用寓追仰之誠則曷謂

依像之無其所焉且山中所披閱朱書數卷偶緣散佚在家舊曆卷面手題詩二十八字有摹本在以此奉而藏于堂如初庶幾永世之下遺蹟不至全泯也抑吾又有所瞿然慼然者吾先祖易簀今已六十四年及門耆老在世無幾吾黨諸子在六十四年之後者其於其里當日事尚不免耳目寖遠況生乎吾後而撫遺蹟於此者但見一堂巋然空山之中欲問往事莫從以徵焉則彷徨林壑豈無悵望者哉於是不揆猥妄敢用摭遺稿述舊聞爲其里遺事

花葉樓記

鄭宗魯

宗魯嘗伏讀桐溪鄭先生崇禎曆面詩只看花葉驗時移之句想像當日所以臨大變處大義者其精忠壯節直可與日月爭光竊爲之三復流涕不覺髮竪而神竦及至　先朝丁巳自　上特揭先生此句以試士因授奉祀者官越三年又　賜祭于先生而親製文與詩詩則　命揭于先生廟其所以嘉奬褒崇者字字皆華衮於是凡景慕我先生者莫不以爲曠世之榮而顧先生所嘗居之某里雖自士林共爲建精舍以尊護不啻如吉先生

之金烏又以首陽之薇粟里之秫祭先生者已百有餘年而先生花葉之詩宜亦有以於此焉表揭之者恨未之知也今得其里遺事又聞儒生之言則前此已建小樓於精舍之前以管領其花葉而益寓羹墻之慕旣歲久而圮則鳩財於一路章甫又爲之重新而敞其制名之曰花葉樓將以今端陽落之要宗魯記其事自惟藐末何敢當但夙抱執鞭之願幸而得托名文字之間亦榮矣故遂不辭而爲之說曰樓以大明花葉名之其可乎嗚呼先生得天地至大至剛之氣其直養於平居而阜

立於昏朝者旣已質聖賢確金石而無歉乃若爲
大明扶植萬古之綱常雖古魯連子文丞相莫
之過也此皆載於國乘播於野史千百世之下亦
當仰之若泰山北斗而無容更贅惟其隱於其里
之後自以腹劒不死爲沒身之恨目不接異曆惟
以花開葉落驗夫四時之移者其炳炳赤衷盖與
紅羅歲月相終始則先生雖自謂崇禎年號止於
斯吾知其里之花葉長存則　皇明一統之曆亦
與之不亾矣後之遊斯樓者其無以等閒開落視
之一區其里以爲是　朱氏乾坤而寓夫子春秋

之義可也若然者先生之大節尚矣勿論卽此一句詩其樹風聲於萬世者亦爲如何哉是則斯樓之以花葉名誠宜矣而先生陟降之靈其必眷顧低徊於此撫玆時物念彼周京宜無異於平日則其所以受我 聖考曠感之褒致吾宗國守義之美者安知其不自斯樓之建而益彰矣乎嘗聞有所謂 大明紅者長起志士之悲今其里之花葉樓亦然重爲之三復流涕而記云

揭板事記　尹勉欽

其里齋在德裕山窮處先生之入此山也有崇禎

厤詩又有卜居詩詩語悲憤激烈尚令人淚滿襟矣逮至　正宗朝親製文賜祭又製七言絶句曠世之感數百年如一日豈不猗歟盛哉嶺之人士咸議摹揭是齋以寓尊閣之恍而迄于今未遑矣時府使安東金公麟淳來莅濟昌敦教化崇節義最於先生事靡不用其極於是林公碩馨與鄕人林之穆朴潤光鄭瑚鄭陽學鄭民濟林致郁議曰此其時也遂具道其顛末府使公曰善乃摹刻　御製詩若文又刻先生兩詩又書托于當世名卿鉅公各書大小扁額宇以來皆府使公力也噫其里古有樓不幸中廢

而重建者屬耳愚山鄭持憲爲之記甚悉余何敢贅焉然揭板事實亦不可闕焉無傳乃言曰揭板之日多士齊議 御製詩若文揭于影堂之北壁上先生兩詩揭于樓之正廳上其餘大小扁額分揭于樓之四方萬壘山中光華照回一片乾淨地正好讀春秋矣噫 御製詩文府使公書也先生崇禎曆詩蓦先生筆也卜居詩府使公書也大書曰百世淸風樓松園公(金相國履度)筆也曰採薇軒驗時齋楓皐公(金府院君相淳)筆也曰鳩巢府使公筆也又一詩府使公作而筆也皆淸陰先生後也林公碩馨

夏亭公世明孫也夏亭公以一鄉耆德於其里事至老不懈與先生姓孫榮福僐慨然相議以斯事爲己任其重修影堂也公實主之語載本齋遺事今此林公碩馨經始揭板事盡心力而爲之者亦追先志也玆敢略綴梗槩以備後來人觀省云爾

龍泉精舍扁額記

金麟淳

此龍泉精舍桐溪鄭文簡先生居廬之所而先生所命名者蓋地是龍山而取朱夫子寒泉之義也其後葬先生于其上人之尊之也視他丙舍有異焉不幸中年胄孫零替享禮久廢精舍遂自毁是

歲首夏鄉人尹東野李尚朝等相與謀重建余樂
聞而相其役使十數儒生分掌其事莫不悉心奔
走越三月堂宇告成將以每歲重九日行歲一祀
著爲常式於是廳事南楣揭精舍舊扁北壁上新
揭額曰兩成堂其左曰白雲齋右曰黃花齋此皆
不佞之筆而三扁亦妄以愚見命名之極知僭越
而義實有取焉先生嘗有詩曰一生忠孝兩無成
乃先生自謙之辭而忠孝雙全莫如我先生則一
箇無字固不可泥看也先生在海中作白雲歌卽
大行望雲之思而今九日之祀薦以菊酒倣吉冶

隱祭伯夷故事先生之忠之孝於斯益著見門之名曰如見愚山鄭持憲所命李君東璿甫書之云爾是歲崇禎四庚午即先生刱精舍之再周甲不會而然者若有待也竊爲之感焉

題花葉樓詩　金麟淳

雉經易地即皆然曠感宸褒及兩賢入夜乾坤安所適有明日月此中懸山猶高揷生肥蕨水亦長流自洌泉鶴駕鳩巢同一義淸風百世史書傳

題龍泉精舍詩二首　前人

蒼松綠竹是誰栽三尺貞琅不蝕苔蹈海英聲千

古振採薇歌曲一般哀白雲深處山孤立黃菊開時客再來老吏檢田歸去路始知羞過子陵坮

壁立龍山獨巋然何年其上葬名賢古梅寂寞庭苔沒老栢凄凉野蔓懸四尺崇封猶淨土數間精舍又寒泉從今不廢黃花祭盛事非徒一邑傳

又　　尹彝鉉

此地如何不潸然山嚬水咽憶前賢一天至慟南城在千載英名北斗懸未久將看同鼠甲無辭可以慰龍泉鄕人勿替重陽祭寫祝猶應菊露傳

又　　鄭宗魯

三綱天地隻身栽匣裏霜鋋瑩絕岧萬死會因謠粟諫一封專爲下城哀荒原淚栢遺骸托其里殘花舊曆來邑倅幸逢清老胄精廬重建貴泉坮

大靜遺墟碑

李源祚

大靜之東城有桐溪鄭先生謫廬遺墟鞠爲茂草且數百年知縣夫侯宗仁因其址關書齋俾居儒士夫本土人爲政而知所先後可嘉也已余修邑誌得先生一律詩及一跋文於斷爛中表而載之巡路過縣指點其墟遂命工表石而竪之嗚呼先生德義名節與天地并立遺躅所在人皆敬慕余

嘗入其里登花葉樓奉玩崇禎曆書過娥林之龍
山裔參菊薦於先生墓永嘉李氏家見先生圍城
時血書斑斑可認不禁歎咤今來兹土謁先生于
橘林祠又得托石記名於遺墟余之獲幸於先生
可謂百世而朝暮矣余於先生爲外裔慕先生公
耳何敢私

松竹書院記　前人

桐溪鄭先生謫廬遺墟在大靜之東城余旣竪石
而表之縣之諸儒又建祠而妥侑之余手書松竹
書院四大字以揭之取先生寄題詩語也嗚呼先

生節義天下而萬世非一島之所敢私今以一片之石數間之屋表先生之墟又以區區之松竹標號而媺美者不其少歟雖然先生在棘之日旣手植之還朝之後又詩諗之其所感者甚矣物有時而變遷亦隨地而改性惟是二物也南山北海同一後凋露滋霜雕同一特立今夫先生之節惟義是殉處之以文石靑蒲惟此個義厄之以刀山劍水惟此個義圍城之刃某里之曆亦有此個義院之諸生苟能愛先生所愛之物培植護持相期于歲寒則其於尊先生之義守先生之院亦庶幾焉

諸生請余記臨歸悤劇不暇他語只叙院之所以命名者以遺之經始顛末俾諸生自書之

濫溪書院常享文

剛大之氣文之以學忠節所激彝倫迺植傍鄰薰挹敬慕僉同惠我邦士昭格無窮

某里影堂祝文

伏以樽酒用缶籩豆是將高山仰止日遠難忘

紙牌行祀時告由文　李萬運

伏以百年享儀一從滄洲紙牌之禮今焉始修

龍泉精舍酌獻文　鄭宗魯

文簡公桐溪鄭先生貫日精忠蹈海大節時値菊秋仰慕罙切瞻掃齋宇敬陳牲幣用昭微忱來期勿替

松竹書院奉安文　李源祚

於惟先生德義名節一生成就萬古卓絕人獸華夷天彜物則苟微先生奈何東國瀛海迢迢風聲凜凜松竹之詩遺躅是諗牧守竪碑尤激于心莫曰荒貿先享橘林因墟立廟陞齋爲院藏修揭虔意義兩襯位板旣成卜日以侑魯連所蹈夫子何陋神理洋洋庶不我顰山橘海藻物薄誠蠲起我

懦頑求牖後人

常享祝文　　前人

忠扶彛倫義秉魯史絶海遺芬松竹千祺茲値春秋

丁式薦明祀

桐溪先生續集卷之三

昭和五年五月二十日印刷
昭和五年　月　日發行

京城府鍾路二丁目二十番地
著作兼發行者　李　鍾　國

慶尙南道居昌郡渭川面上川里　番地
印刷者　鄭　德　相

慶尙南道居昌郡北上面農山里
印刷兼發行所　某里齋

三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圖